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强毅

臯陶之述九德其一曰强而義仲尼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夫宰百里之邑為千室之長非夫志除豪横不畏强禦亦何以庇民而興化哉戰國而下居是職者乃有力袪蠧政深抑權倖敢犯貴勢窮

討姦究專任威克資以武斷用能保安罷弱澄清邑里巨猾收歛而知懼下吏震慄而不欺盜徙於鄰邦聲震于別部苛慝屏去政化以成自非器識邁倫勁直成性見義而有勇遭事而不惑者亦疇能及於是乎

魏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

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固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

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

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二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漢義縱武帝時任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事不避貴戚

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也帝以為能

胡建昭帝時為渭城令帝幼皇后父上官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言游徼奉公無他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

舍門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功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

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驕慙於賔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名集號令爲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刑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

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讙譁衆議也成帝王后以功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尹公為茂陵守令原涉為中郎免官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

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室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巨先涉字也令涉如故著衣服也

後漢趙憙建武中為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瑯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

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

董宣建武中為雒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光武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

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强項令出賜諸太守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桮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勑令宣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强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鼔不鳴董少平少平宣之字也

馮魴建武中為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

光武西征隗嚻頴川賊起攻圍縣舍鲂力戰弩矢盡城陷鲂遁去帝聞叛馳赴頴川鲂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虞延建武末為雒陽令是時隂氏有客馬成者嘗為姦盜延收考之隂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信陽侯隂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蠧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

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杜安為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强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祝良為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

祝良為雒陽令棄太尉龎參夫人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雒陽吏人守闕

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賔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

劉陶為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千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皆来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宄所發若神

黄昌為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張升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

時何足趨（趨急也）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强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豈以久而異其度哉

周紆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贓無出獄者後徵拜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

知此賫莱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宫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蒼頭與爭延遂抜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名司隷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繆彤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

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

王渙永元末為雒陽令以譎數發摘姦伏京師稱歎任峻渤海人為劇令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雒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峻補之峻推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王脩初平中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刼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

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

孫氏懼乃出賊縣是豪强慴服後守膠東令膠東人公

沙盧宗强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

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

少止

魏司馬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

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

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吏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

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賔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吏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

趙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楊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賔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鬬髠刑五嵗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絹百疋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初沛為興平長人多饑窮沛

收乾椹萱豆積千餘斛太祖軍過無糧沛乃進乾椹太祖甚喜故言及之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簡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

沐並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之並之閤下呴呼駡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

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淵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都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後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吳黄蓋從孫策及權諸山越不賔有寇難之縣輙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簡御蓋乃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得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簡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置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

辭屈皆叩頭謝罪盖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凌操為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歛手

晉張輔為藍田令不為豪强所屈時强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户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横輔復擊殺之

山遐字彦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户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户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强莫不切齒

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

前秦王猛為始平令縣多枋頭（枋頭地名）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刼盜充斥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苻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

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㚥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

宋虞玩之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法玩之依法録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劉亮為武康令時境内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擒者所殺以千數

南齊丘仲孚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凌詆屬縣仲孚獨不為之屈

孔琇之為吳興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梁張稷為剡縣令時賊唐㝢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

江革歷秣陵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強憚之

王檣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檣檣投書於地吏鞭四十敞愬譖之明日而見代

沈瑀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絶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去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横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

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鞋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輙加榜棰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而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

陳蕭引為建康令時殿内隊主吴璡反宫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黄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

不過觧職耳吴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褚玠為山隂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戸類多隐没玠乃鎖次的等具以狀啓臺宣帝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戸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謟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

後魏元志為雒陽令不避强禦與御史中尉李彪争路

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劍鼓安有雒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戸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宋飜字飛烏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刼攝而不送

䶑將兵圍主宅執聳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䶑為縣主吏請焚之䶑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内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善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䶑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䶑對云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高綽字僧裕為洛陽令為政强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

楊機字顯畧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後為雒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

鄧淵字彥海為蒲吾令誅翦姦猾盜賊肅清

陽固字敬安為雒陽令在縣甚有威風

高崇字積善為雒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强禦縣內肅然

北齊路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

人不敢欺然至庶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嫉恨自遷鄴以還鄴與臨漳成安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

後周樂運建德中為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隋魏德深大業中為館陶長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

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屛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

唐劉仁軌為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有髙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横暴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竒其剛正擢授櫟陽丞

李朝隱景雲初為長安令朝隱政刑畢舉權豪懾憚有

內寺伯非禮干忤朝隱叱繫於獄肅宗嘉之加朝隱大

中大夫

馬燧寶應中為趙城尉是時回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倔强恣睢所過或虜掠廩餼不如意輒賊殺之澤潞節度李抱玉難其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賛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厚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幟為識有犯令者令燧戮之燧又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殺之迴紇相顧色動涉其境無敢暴掠

抱玉竒之

竇參代宗朝為奉先尉縣人曹芬隷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當死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

晉顏衎兖州曲阜人仕梁為青州北海主簿自甲官不畏强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至七百

詳校官中書臣吳壎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賔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酷暴　黜責　貪黷

酷暴

逸德比於烈火苛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廣乃編氓之攸賴則有性既嚴酷貌復兇很惟申韓之是法於理刑而失中報睚以威斂怨於下峻罰是長殘殺無罪或

馮勢而成濫亦擊强而過正乃至榜楚不絶網穽交設

重足斯畏諓言載興寧失不經斯可鑒矣

漢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藉敢行暴害之政少温藉言無所含容也温於問切藉才夜切

嚴延年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尹賞為頻陽令坐殘賊免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性嚴厲好申韓之學以嚴苛過理

郡守收舉收擊舉劾之會赦見原

周紆為雒陽令章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魏滿寵漢末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

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諸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復善寵裴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士縱有愆負猶宜宥免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

齊江介為吳令其父謚為長沙內史謚政治苛刻介治

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梁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輙加榜棰

陳庾時為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

唐權懐恩髙宗咸亨中為萬年令不避强禦時有雒陽令楊德幹亦以威嚴為人吏所畏時人語曰寧喫三斗塵不逢權懐恩寧喫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為雒陽令杖殺人吏以立威名雒州長史賈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亦為稍減

楊廻為盈川令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

王鈞玄宗開元中為雒陽尉與河南丞嚴安之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決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

毛若虛天寶中為蜀川尉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使
司以推勾見任
侯遵德宗貞元中為富平令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冀
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
之值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拽辱焉載妹壻
昭得皇后弟王杲奏之帝命御史臺鞫之遵具欵伏宰
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為巨蠹侯遵峻其
懲罰頗越常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

責望貶澧州司户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止停其官

黜責

令長字民之重任也黜陟馭下之大典也列國以大夫守邑漢氏以郎官出宰自茲已降名數寖優宜乎撫惠黎蒸宣暢德澤若乃性異明達行非貞素依違不斷苛刻無恩訟起獄豊土荒民散或沉湎棄職聚斂是圖儲峙闕供裁處非允瘡痏既積怨讟並興廢百里之威煩

三尺之法為人臣者可不慎歟其有因胥吏之奏劾縣
要臣之誣毀以陷於非罪者亦類次于篇云

阿大夫史不書姓名　齊威王即位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
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

漢任安為三百石長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

尹賞為頻陽令坐殘賊免

朱雲為杜令坐故縱亡命會赦

後漢鄭興為蓮勺令蓮音輦勺音酌故城在今下邽縣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尹敏為長陵令明帝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周紆為雒陽令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陽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會赦見

原

曹褒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

蜀將琬字公琰為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躭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

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重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宋沈文秀字仲達為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百尋復官

南齊沈巑之為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

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為誰嶒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嶒之雖危言帝亦不責

梁庾仲容歷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績多被劾

唐裴行儉為長安令高宗顯慶中坐褚遂良事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王同慶為汾州平遥縣令玄宗開元十一年坐貶處州贛縣尉勑曰朕問俗觀人務存節儉先有處分不許煩

勞王同慶違法擾人借歛無紀望鄉科被率戶出鞋屐
風花盤計盈數百徵求既廣般運又勞以此字人豈我
良宰宜書刑典以誡具寮
李泳為鄧州南陽縣令開元二十四年坐擅興賦役遂
貶康州都城縣尉
薛近為長安縣尉徐綱為萬年尉代宗大歷五年四月
貶近連州連山縣尉綱邵州武岡縣尉並員外置是月
久雨京城饑代宗令出米五萬石減價分糶貧人近等

踰法狥私是以懲也

劉澡為渭南令大歷十二年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戸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廵覆時澡曲附度支具千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於府及戸部分廵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恊澡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特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

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滐及趙計並伏罪乃貶滐為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為澧州員外司戶叅軍

荀曾為三原縣令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無政理改授司議郎

李佇為慶化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勑佇虐下以慘訊罪違律至使饋餉皆絶瘐死非辜因其壅隔更令殘毀戕人及此良用憮然俾投禦魅之鄉以戒字氓之長

可守雷州海康縣尉

劉行餘為馮翊縣尉敬宗寳歴元年十月坐擅决軍人貶道州延昌尉

姚中立為萬年縣令孟琯為長安縣令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兩縣捕賊官領其徒受羅立言指使王欽若等曰立言為同李訓内萬年縣捕賊官鄭洪懼而詐死令其家人喪鄭注事服而哭中立陰識之慮其詐聞不能免所累以其狀告之洪藏入左神策軍洪銜中立之告返言追集所繇皆

縣令指揮故貶中立為朗州長史琯為硤州長史尋再貶中立為韶州司户參軍琯為梧州司户叅軍

朱儔為京兆府美原縣主簿文宗開成三年十二月貶為衡州衡山縣尉初奉先馮翊等縣百姓為牛羊使占其田産儔奉使推鞫盡以百姓田歸牛羊司給事姚合列疏其事遂貶之

梁髙綰為封丘令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封丘境内虫蝗為災最甚太祖令近界撲滅下明勅以懸賞罰之戒

以綰不恭罰金仍免官

田光裔為穀熟縣令開平四年四月宋州衙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穟太祖覽奏不懌曰古来上瑞惟在豐年合頴兩岐皆是虛事乃停光裔官仍追毁歷任官牒以瑞麥故也

後唐劉知章為醴泉縣令長興元年七月明宗命迴鶻使三走馬入迴鶻部給程有日沿路乘驛而行醴泉既非衝要素無驛馬長吏供億無准洎使三至縣索驛馬

館穀所司未辦適遇知章不在縣或謂侯三云知章出
從禽之矣鎮將以馬給之俄而知章至哀訴引過侯三
不之顧因奏其狀明宗大怒促命械送至京事幾不測
安重誨從容奏覆方得減死配流沁州
張紹業為湘州臨漳令長興元年縣人劉暉訟紹業贓
賄不公及借便官物勅旨張紹業勒停見任
薛文王為武功縣令長興元年九月西京奏武功縣百
姓三千餘人持白棒入縣亂擊人吏分刼縣庫稅錢公

廨什物尋差兵士捉到結集首領武功鎮將跌跌琉等三十二人各招本罪稱縣令以大竿尺簡田所以衆心難抑其跌跌琉准法科斷文玉罰七十直主簿李彥桑罰五十直並勒停

鄭延朗為衛縣令長興元年九月魏博奏延朗自於獄中推劾盜賊妄引平人孫厚延郎自行拷决孫厚致死勑旨付大理詳覆以聞

盧嵩為獲嘉令長興元年五月坐户民闞延韜不伏責

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配流大德勑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如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似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寃無可戒為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勑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王鞱王前為湖陽令愍帝時於端門接宰臣陳考績事

不實配流坊州

晉張嗣宗為襄邑縣令少帝開元二年開元府奏嗣宗先被百姓趙覺直論訟不公法寺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贖贖銅三十斤府司尋科放訖據新除襄邑令王允昇狀申稱張嗣宗不肯交割縣務稱未考滿者勑旨張嗣宗已招過犯斷處徒刑雖定徵銅更難居任既聞除替便合稟承乃敢拒違益彰狡惡須加竄謫俾省懲

尤宜配流商州

周陳權前為清水令太祖廣順三年四月勑追奪前任官牒毁棄仍長流房州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子曙爭地詐埋石為記及指改契内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駱延規為開封縣令世宗顯德六年九月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勑延規拒命為憲司所按故有是命

貪黷

夫製錦之重象雷之威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可以專刑辟可以移風俗一同之地禍福所繫百乘之賦豐約斯繫自非守不欺之誠存慎獨之心則何以奉政經去民瘼其或罔思潔已姑務藩身忘清白之訓恣貪墨之欲或凌厲其氣以威下民或便辟其容以附權右肆豺狼之心盈谿壑之志或人不堪命盜以之興或法不可逃身繇之殞雖惡有巨細事有隱顯然而流毒於下斂怨于上則一揆焉爾詩云貪人敗類其惡之深矣

漢楊湛為髙陵令謝游為櫟陽令皆貪猾不遜左馮翊薛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湛自知罪贓皆應記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曰價）證驗明白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後漢居風令（史不書姓名）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之

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司隸校尉李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

晉袁毅陳郡人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後事露檻車送廷尉

李彰為姚萇槐里令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

梁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齊末頗有贓賂為有司所舉將見收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

唐王鈞為雒陽縣主簿玄宗開元十年三月坐贓杖殺

裴景仙為冀州武强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贓逃匿聽集

衆殺之勑曰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

代天理物勤憂萬姓求瘼恤人寄之牧宰共理天下寔

在於兹裴景仙幸以緒餘素無名撿恣行貪冒不憚典

刑聚斂之贓至五十疋肆其威虐剥我黎元自作何逃

仍更亡命此而將捨罪孰可誅雖法有常科合寘投竄

而情在難恕用申懲肅宜令集衆決殺仍宣告遐邇

宋廷暉為宣州溧陽令周仁公為涇州良原令裴裔為寧州彭原令開元二十五年正月皆犯贓坐死刑玄宗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于龔州勑曰朕思致時和每矜刑典而貪饕之吏抵犯自多猶冀恥格豈在哀矜宣州溧陽令宋廷暉等各效官榮非無祿利不能砥礪乃黷貨贓使者繩違刑曹定罪並當極法合正嚴科然而發生在時布澤茲始永言惻隱能無惠恤乃期改過且用輕刑宜並配流即差綱領送雖止殺之義

頗乖於國體而好生之德蕞洽於人心教而不誅庶乎不及何必峻罰然後為善凢今在位宜副此懐

柳昇為長安縣令天寶三年坐贓於朝堂杖殺之

竇釜為萬年縣令代宗永泰元年坐贓流庱州百姓

高曖為鄭州陽武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坐侵蠹百姓貶恩州陽江縣尉

殷復易為長水縣令元和九年九月坐求利擾人貶永州司户叅軍

韓晤為萬年捕賊尉元和十二年以姦贓發京兆尹竇易直使法曹掾韋正收鞫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鞫之果得贓三百萬晤除名配流昭州

王仲堪為激州上蔡縣令穆宗長慶元年八月坐贓錢八百二十貫勑上蔡久經寇虐方藉緝綏忍加厚歛害此疲俗委本道觀察使決重杖處死

龎驥為遂寧縣令長慶四年東川觀察使奏驥犯贓事下大理寺以法論中書舍人楊嗣復等叅酌曰龎驥贓

貨之數為錢四百餘千其間大半是枉法據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恩赦不在原先伏以近日贓吏皆蒙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須貸死勑長吏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典難免鞭笞但以近遇鴻恩人思減等雖節文不在免限於情理亦要哀矜龐騏宜除名溪州其贓付所司准法

孟孚為蘇州嘉興縣令敬宗寶歷元年六月坐贓杖四十除名流康州

劉伉為藍田令寶歷二年三月御史臺推勘在任日將

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贓私其數至廣恣為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為矜量俾從寬宥宜除名流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李林宗為河南縣令為縣未數月賤買市人縑帛文宗太和七年三月坐贓貶

梁陳知古為華陰縣令太祖開平元年十一月同州劉知俊奏知古因抽選丁藏匿富户以受其賂閤縣訴論

令已按驗罪狀帝惡其貪猾委本道以法誅之

王溭為青州壽光令黷貨聚斂强奪下民資粮材木修建私第百姓苦之乃訴於廉使者因鞫劾計贓十餘萬有司以聞帝怒開平二年三月委本郡長吏准格處分

尹崇規為青州北海令殘虐於民賄賂彰顯開平二年七月委本道長吏斃之

後唐張延輝為許州臨頴令明宗長興元年九月為縣人韋知進所訟稱知進父充所縣為衙參不到决杖致

死又論延輝取贓賂法司估計錢三十三貫以絹平之得絹二十二疋准法決重杖一頓處死主簿高延誨罰兩月俸

楊鐐爲鼓城令長興四年七月鎮州奏鐐與主簿徐延同情出賣官麴一十二碩計錢三十八千估絹三十四疋二丈其錢入巳破使事下法司大理正張仁瑑刑部郎中康澄斷准律主當監官罪並當絞徐延專掌賣麴縣令監臨據罪並絞關連典吏笞杖徒流有差從之

呂澄為秦州清水縣令長興四年七月觀察使奏澄於長興元年二年三年相以乞斂人户財物共計一千一百二十九碩顯貼貫計贓三百六十八貫事下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斷准律受所監臨贓罪當贖流三千里呂澄以兩任官當三年徒罪餘二年徒罪徵銅四十斤刑部員外郎薛冲又詳覆呂澄贓賂事發因鎮將上論乞取之贓又無文簿鎮將遍下鄉村勘問又無人户姓名積數雖多未嘗正格量其情狀難逭刑章勑旨呂澄命

為宰字委以民人不守公廉恣行聚斂贓數甚廣情狀難矜當寘重刑仍從遠竄宜決脊杖二十配流嵐州關連人吏依法司所奏

晉郭綰為絳州翼城令少帝開運二年法寺奏綰乞門戶人粟八百一十五碩五斗計贓絹八十疋准律徒四年以官當注毀四任告勅流三千里從之

周陸憲為曹州寃句令太祖廣順元年十月坐贓絲五萬兩先是本部民楊文投匭論憲下開封府推鞫憲以

本部内放絲伏罪獄成追毁入任官牒

陳守愚為唐州方城令廣順三年二月在任尅留人户蠶一千五百斤貸之兼丐率資金為民所訟守愚擕牌印自訴於闕下御史臺推劾伏罪杖死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宫臣部

總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並建子弟以屏王室莫不内制宫朝之秩外設國藩之職為之輔佐焉唐虞之前宫次莫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晉荀綽百官表云太子太傅唐虞官而未詳所得

動有司過之史處有徹膳之宰所以翼導乎元良教喻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吏地官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夏官司馬之屬有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胥徒府史之屬燕義云周天子官有庶子是也斯皆六聯之內左右太子者也而太傅居三公論道之位少傅當三孤貳公之任職在經緯匪專輔導班彪云成王為孺子時出則周公召公史

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賈誼云成王在襁褓之中置三少皆上大夫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幽王時有太子傅作小弁之詩列國太子亦有師傅少師之名晉杜元欵為太子申生傅楚潘崇為太子商臣師伍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太子建少師戰國亦置師傅秦商鞅黜孝公太子師傅秦立百官之職因古制設太子太傅少傅增置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各五人洗馬十六人掌前驅舍人無員又置詹事掌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率更掌知漏刻中盾主周衛徼道衛率主門衛漢氏因之而大裂

疆土分王子弟宫室百官同制京師王國有太傅輔王内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國家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羣卿已上皆秩二千石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時七國之亂抑損諸侯王始令諸國皆天子為置吏武帝改丞僕曰僕并郎中令皆損其秩為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太子宫復有左右户將左右户直郎後漢省之及省詹事員而

太傅專職輔導不領官屬少傅亦司輔導而悉主諸職員吏十二人以率更令主庶子舍人更直職比光祿屬官庶子舍人皆無員庶子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一云舍人一十三人選良家子充）家令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屬官增置太子倉令一人主倉庫太子食官令一人主飲食太子僕主車馬職如太僕屬官廄長一人主車馬門大夫比郎將（一云員二人選四府掾屬充）增置中庶子員五人職如侍中洗馬職如謁者（選以郎中補）中盾衛率如故皇子封王

者並置傅相相有長史如郡丞餘諸卿皆如舊制又有大夫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壁賀正及使諸國皆持節舊有尚書尋改治書又更名大夫謁者掌冠長員十六人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官者為之祠祀長主祠祀又有郎中無員二漢以來嘗以詹事少傅主太子家然時有以他官監護娛侍輔導者孝宣欲以中郎將監護太子又以王褒劉向張子僑等娛侍太子元帝以侍中史丹護太子家光武以侍中陰識守執金吾輔導太子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之魏國初建太子官

屬率擬漢臺之制而别有太子侍講嘗從虎賁督保傅丞東宫擿句郎其諸王國别有文學監國謁者典書令家令都尉長史司馬之職其侯國又有家丞武帝選邢顒為平原侯桓家丞陳思王有監國謁者灌均明帝巳後東宫制度廢闕官司不具惟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他皆闕焉蜀有太子太傅家令舍人中庶子庶子之名後主為太子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譙周為太子家令董允為太子舍人後主立太子璿戈冲為中庶子李譔為庶子吳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二都尉為太子四友亦有太傅少傅中庶子

之官孫權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孫和為太子以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及以中庶子為親近之官晉武帝泰始二年始建東宮損益前制備置官屬以太子太傅少傅總宮事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少傅專職訓導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蓋一時之制也始置中衛率其中庶子正置四人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選其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庶子四人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太子舍人十六人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洗馬八人准秘

書郎掌圖籍釋奠講經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衛尉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丞一人後漢以家令主食官令至是食官自為官不復屬家令僕主車馬親秩如太僕宗正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後改師為傅避景帝諱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

十人典醫典府丞各一人公國無中尉常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已下無學官令史皆以次損公侯置官屬皆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皆選其文武官五年分中衛率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咸寧元年復置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大國置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將軍小國上軍後又省詹事崇廣傅訓之職置太子太保并太傅皆以諸公領之少傅亦以重官兼領吏屬如舊四年始置中舍人四員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黄門侍郎惠帝元康元年

復置詹事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丞一人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二人愍懷建宫乃置六傅三太三少太師後避景帝諱改為太保而詹事文書皆關通六傅自元康已後諸傅不備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加置前後二衛率各有丞一人永康中又不置詹事惟置丞一人擬尚書左右丞掌奉行文書關通六傅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太安已來復置詹事江左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省

前後二率詹事丞用員外郎博士為之遷尚書郎孝武太元中又復前後二率僭偽諸國亦有東宮藩國諸職前趙劉乂為皇太弟有太師太傅太保東宮舍人劉曜時又有太子少師前秦苻堅有太子舍人後秦姚萇為秦王置左右長史司馬掾屬參軍及為太子又置中舍人洗馬宋氏之始東宮王國皆循晉制惟二傅各加置丞一人以家令率更令僕為太子三卿倉官令屬中庶子止置左右二率增置屯騎步兵翊軍校尉各七人冗從僕射七人旅賁中郎將十人又置左右積弩將軍左十人右二人殿中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

人復置門大夫一人王國師改為傅餘皆無改齊因宋制二傅詹事始稱府無庶子官復置常從虎賁督王國改傅為師置典籤帥增置食官廄牧長倉官令無內史治書司馬世子庶子陵廟長中大夫舍人典醫典府丞公侯國惟置郎中令一卿自魏晉已來諸王多領將軍州鎮而王國屬官率兼幕府之職若長史司馬參軍別駕治中祭酒儀曹從事史功曹兵曹書佐主簿掾屬東西閤祭酒之輩梁以太子太傅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詹事視中護軍任總宮朝門大夫視謁者僕射通事舍人視南臺御史多以

他官兼之左右衛率視御史中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德建寧陵鋒夷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崇崇營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正員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官而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各置一人又置通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以中庶子功高者一人為祭酒中舍人庶子功高者各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而以舍人專掌文記置典經局洗馬八人視通直郎掌文翰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屬官有典經守舍人典事守舍人無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璽主衣扶持等局復有門

局錫庫局內廄局中藥藏局食官局外廄局車廄局各有

司存以承其事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參軍等員副王府減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藩王府減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王國復置廟長陵長典醫典府丞舍人中大夫增置執書中尉嗣王國惟置郎中令常侍大農寺員藩王又省常侍餘皆循前制天監初置東宮常侍以散騎常侍為之六年詔家令視通直常侍率更僕視黃門皆

置丞東宫三卿宋齊巳来清流者不為之至是武帝始詔革其選七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從中郎為庶子自齊庶子用人甲雜至是詔革其選大通三年又置金華家令以昭明太子妃居金華宫陳仍梁制東宫惟置太傅而無師保又有東宫學士之員王府藩國正員之外復有版授之職後魏起於北土亦封建王侯因郡為國其大郡王國吏二百人次郡王國一百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羣師太武延和三年始立東宫備置屯衛比西宫三分之一孝文太和中始定官品東宫之屬增置太子

主書主衣舍人典書典衣令史左右衛率主簿而分詹事為左右改食官令為食官長復置中盾之名其三太三少左右衛率中庶子庶子三卿三授官常從虎賁督守中舍人洗馬門大夫舍人倉令廄長詹事五官舍人並仍舊制王國置王家尉王家吏諸王師友皆仍舊號亦置皇子府官屬別有開府從事中郎開府掾屬郎中令列曹參軍事開府祭酒中尉參軍事列曹參軍事侍郎上中下將軍參軍督護中大夫二率丞典書典衛典祠學官等四令餘並同梁制其始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之官屬有長史司馬諮

議參軍錄事參軍事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參軍事功曹史主簿列曹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參軍督護一云皆有師傅又有王公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侍郎上中下將軍中大夫等官北齊制官多循後魏而東宮職局統領有異以詹事總內外衆務領三寺左右率二坊置司馬功曹主簿以丞其事家令寺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食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等領中盾署令丞

僕寺領廄牧署令丞車輿局丞左右衛署防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而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備身直閣直前直後等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校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門下坊有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領殿內局內直監六人副直監四人典膳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內閣帥各二人典

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人十人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又統伶官西涼二部清商二部王置師一人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閤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廐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諸王國增置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減一人并減中將軍諸公又減防閤齋帥典衣

丞等員侯伯子男又减諸國公將軍大夫員後周武帝六官之建有小師氏保氏司戎司武司衛等員皆宮衛之職而諸侯之宮謂之外命建德二年增改東宮官員三年置太子諫議大夫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各置友二人學士六人後又置太子宮正宮尹諸王侍讀隋室革命官名俱復置三太三少以二坊分統諸局以門下内史二省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下坊左庶子二人内舍人四人録事二人主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所統六局司經局洗馬四人校書六人正

字二人時又有太子學士史不載其員宮門局大夫二人內直局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帥局齋帥四人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録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又有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丞直四人録事一人內廄尉二人其家令率更令僕三寺各置丞家令寺二人二寺各一人家令領三署食官署令一人食官二人典倉署令一人典倉一人司藏署令一人司藏三人僕寺領廄牧令一

人凡五衛十率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又別置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前直後各十人左右宗衛官如左右衛各置行參軍二人宗衛掌以宗人侍衛無直閤直寢直前直後等員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餘如左右衛止置行參軍一人虞候掌斥候伺并無錄事參軍員左右內率各一人官與虞候同別有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八人備身二十人內率掌領備身以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千牛

備身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掌供奉弓箭備身掌宿衛侍從左右監門率各一人副率二人直長十人餘官同內率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各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參軍事各一人行參軍事六人長兼參軍八人典籤二人時亦有學士之名史不載其員者嗣王加置參軍事一人行參軍六人無師友減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閤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餘並同親王府自後東宮又有侍講

之職煬帝省內舍人洗馬各二人改家令為司府令宮門大夫為宮門監通事舍人為宣令舍人正字為正書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左右宗衛為左右武衛虞候開府為左右虞候左右監門率為左右監門將軍唐初多因隋制復置詹事府以統東宮衆務增置少詹事復以司府令為家令宮門監為宮門大夫宣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中舍人正書為正字左右侍率為左右衛率增置親勳翊三府中郎將各一人郎將二人左右

武衛為左右宗衛左右監門將軍為左右監門率餘皆如舊時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左一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副護軍各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史各一人倉兵鎧曹參軍事幷府史各一人統軍各五人將各一人左二右二左三右三護軍府各減統軍三人別將六人餘職員並同左右親事府統軍各一人長史錄事參軍事幷史各一人兵鎧曹參軍事幷府史各一人左右別將各一人帳內府同又有庫直及驅咥直量事置之秦王又置天策上將府官員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軍諮祭酒二人典籤四人主簿錄事記室參軍事功倉兵騎鎧士等曹參軍事各二人參軍事六人六曹各有令史書令史等又置文學館學士以房喬等十八人為

之武德七年定令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府三坊三寺十率府王公已下定置府佐國官是時王府置師及常侍侍郎舍人之職又有侍讀其太子亦有侍讀並以他官領之其後多以重官領詹事庶子太宗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復置中舍人以中允擬黄門侍郎中舍人擬中書侍郎中舍人又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後又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及讎校之職崇賢館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隸門下坊十八年又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時皇太子請置史職以司箴戒乃置北宫妙簡名士掌侍從規諫駁正啟奏并録東宫記注分判坊事高宗永徽三年改中允為内允中舍人為内舍

人尋復舊初避皇太子忠諱俄太子遜位而復顯慶元年置太子賓客四人漢高將廢太子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侍從太子為賓客卒護太子至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以通賓客若有宴賜則太子賓客皆預焉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在東宮惠帝詔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常游處太子左右謂之東宮賓客皆非官也至是乃以太子少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朱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為太子賓客遂為正官員四人以象四皓焉龍朔二年改詹事府為端尹府詹事為端尹少詹事為少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中允為左贊善

大夫中舍人為右贊善大夫司議郎為左司議郎舍人為右司議郎洗馬為司經大夫家令寺為宮府寺令為宮府大夫率更寺為司更寺令為司更大夫僕寺為馭僕寺僕為馭僕大夫典膳藥藏内直三局監宮門大夫並為郎內直郎擬尚輦奉御宮門郎擬城門郎齋帥為典設郎左右衛率府為典戎衛左右宗衛率府為司禦衛左右虞候率府為清道衛左右監門率府為崇掖衛左右内率府為奉裕衛太子千牛為奉裕三年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人

擬散騎常侍分司經局置桂坊置令一人司直二人太子文學四人坊比御史臺令比大夫司直比直侍御史職在彈劾以肅宮寮以崇賢館隷之未幾廢桂坊改崇賢館為崇文館桂坊之廢以司直隷詹事文學隷司經崇賢館復隷春坊尋避沛王賢諱又改館名咸亨元年官名並復舊仍置贊善大夫左右各五員左庶子擬侍中右庶子擬中書令司議郎擬給事中贊善擬諫議大夫又以諸衛依舊為率府惟司禦清道奉裕三率府未復舊名儀鳳四年增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員以授諸王之子永淳元年立皇孫重昭為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以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惠帝立愍懷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時皇太子官屬即轉為皇太孫官屬

南齊永明中立文惠太子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帝悅使方慶定官屬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已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事亦不行則天垂拱元年又以詹事府為宮尹府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左右監門率府為鶴禁衛率府鎧曹為胄曹中宗神龍元年復詹事府官號又以司禦衛率府為宗衛率府清道衛率府為虞候率府鶴禁衛率府為監門率府左右奉裕衛為內率府時又以他官檢校太子賓客秘書監楊噭太常卿武崇訓並檢校太子賓客睿宗景雲元年復以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

坊為右春坊二年改王府師為傅令贊善大夫兼用庶姓明皇先天元年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隷詹事府等罷開元初復以宗衛率府為司禦衛率府虞候率府為清道率府自貞觀至開元凡府衛坊局改易其丞主簿率副率等官屬皆隨府衛坊局號改復七年改崇文館讎校為校書二十五年始總定官數裁為典制太子六傅不必備惟其人無則闕之以賓客掌贊相禮儀先後太子詹事總三寺十率之政令二坊掌分領諸職詹事府有丞主簿司直各二

人左右春坊各有庶子二人諭德一人贊善大夫五人皆分左右傳令四人又皆有録事主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固員以丞其事左春坊別有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掌議二人贊善四人其所統有崇文館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六局崇文館學士無員學生三十人校書典書搨書手各二人熟紙匠筆匠各三人裝潢匠五人司經局有洗馬二人文學三人餘五局皆有郎一人丞二人司經之屬別有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典書四人

楷書二十五人典膳之屬別有主食六人典食二百人藥藏之屬別有侍醫四人黄藥藥童各九人内直之屬別有典服三十人典扇典書各十五人典設之屬別有幕士六百人宫門之屬別有門僕一百三十三人而皆有令史書令史書吏掌固等為之吏役右春坊別有中舍人二人通事舍人八人典謁二十一人内坊掌東宫閤内之禁有典内二人丞二人典直四人導客舍人六人閤師六人内給使無員内廏典事亭長各二人駕士

三十人掌固四人家令寺有丞二人主簿錄事各一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亭長掌固各四人統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署各有令丞一人食官署別有掌膳十二人供膳四百人奉觶三十人典倉署別有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司藏署別有典事四人皆有府史掌固之屬率更寺有丞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伶官師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漏童六人典鼓二十四人餘官如家令寺僕寺史五人丞府如率更寺餘官如家令寺領廄牧署有典

乘牧長各四人典事六人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獸醫二十人餘職如食官等署左右衛率府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事錄事并史各一人倉兵冑曹參軍事各一人府史各有差又有亭長掌固中候司戈各二人司階一人執戟三人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無倉曹參軍事以兵曹兼之又減司階中候司戈執戟等員而監門率府別有監門直長七十八人內率府別有千牛十六人備

身二十八人主仗六十人餘官並同諸衛其親勲翊三府仍隷左右衛率府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兵曹參軍事録事并府各一人史二人校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隊正各二十人親王府傅諮議參軍事各一人文學二人東西閤祭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各一人史二人記室參軍事并史各二人録事參軍事參軍事録事各一人史二人功倉户兵騎法士等曹參軍并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參軍事二人行參軍四人典籤二人又有親事

帳內二府親事府典軍副典軍各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各十六人親事三百三十人校尉旅師隊正隊副准人部領帳內府無執仗等親事之職別有帳內六百六十七人餘官同親事府親王國有令一人大農尉各二人丞錄事各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衛八人舍人四人學官長食官丞各一人廄牧典府長丞各二人二十七年以內坊隷內侍省為局肅宗在宮邸始置侍書之職時以韓擇木為侍書德宗建中四年增賓客二

員興元初又增四員貞元四年復舊員數十六年置太子侍直時以山人崔芊為右贊善大夫太子侍直穆宗長慶元年封鄜王等十四人王每府惟置傅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友功曹參軍各一員參軍二員唐故事王府官屬隨王之任及在京師各有曹局天寶已後諸王不出閤所置寮宷過於閒冗順宗寶歷中瓊王長史裴簡求始論奏其事自後稍復舊制焉文宗太和四年始限流外官不得為東宮五局郎時左庶子孫草奏青宮則局謨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學端士近年特有流外出身徼求授任實玷流品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求之蓋無有塵雜故也其典膳等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流外不已則漸成蕪伏請

吏部今後不擬流外人詔從之開成二年諸王又有講讀之職時劉仲武為講讀間日入對諸王授經五代多故典制未備儲副居尹京之任皇子分節鎮之職宮國寮吏蓋多闕焉惟後唐長興中秦王府始置官屬梁開平元年宰臣議親王令建府置寮屬太祖抑而不行後唐同光初中書門下奏王府及東宮屬司請未除授至長興四年始以秘書監劉贊兼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使魚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然自唐室至於五代東宮之職王府之屬或總領他務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專為宮府之任若建置儲嫡諸王出閤則宮府之職多以

他官兼領及檢校之天寶後武臣及藩鎮牙校幕府僚佐亦多檢校東宫之職以為散官原其擬職上臺輔翊帝嗣列位藩國左右宗親歷代以還授任斯重其有宣亮直之德敦訓導之禮講以經義規以正道懿文秀茂明識淵邃事之盡節臨難不奪膺慎簡之典被隆寵之數洎䙝慢求媚典憲是罹者並用論次以垂厥後云爾

凡宫臣部十二門

選任

禮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又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慎諸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由漢而下曷嘗不茂建儲兩崇樹蕃屏上以貞邦而固本次以强幹而昌世故其左右前後必詢求於正人傳相官屬咸參取於時彦資乎忠亮賴其老成將以申切磋之益成温文之美芝蘭俱化允歸於善道磐維克固誕揚於頌聲斯固乃僚慎簡之攸先為邦

令典之稱首者也

漢張良既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高祖自將東擊黥布良強起至曲郵曲郵在新豐謂曰子房雖疾強卧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周昌為御史大夫時高祖憂趙王如意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用符璽御史趙尭計為趙王置貴強相尭進言昌為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固必也煩

公强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柰何中道勞也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是時尊右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强行於是徙昌為趙相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乃拜為梁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

石奮孝文時為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

子太傅

轅固治詩為博士景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後為中尉賜告歸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拜太子太傅

石慶為沛守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以慶為太子太傅

嚴彭祖為東郡太守以高第選太子太傅

韋玄成丞相賢之子宣帝愛淮陽憲王欽欲立之以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帝以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名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疏受太子太傅廣之兄子也受次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帝甚驩說（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

史丹字君仲元帝為太子以丹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丹祖父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娣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傅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初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

後漢張佚為博士光武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杜林為光禄勲時稱通儒有節行㑹皇太子强求乞自
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
何湯豫章人桓榮弟子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
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
陰識為侍中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
東宫

魏邢顒為左馮翊以病去官時武皇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後叅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

鄭稱為侍中文帝初嗣王位封子叡為武德侯以稱為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

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司馬孚宣王次弟時陳思王有儁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

蜀董允字休昭時掌軍中郎將和之子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

李譔字欽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

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悦之

吳闞澤字德潤究覽羣籍孫和為太子以澤為太子太傅又以薛宗為少傅而蔡頴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避亂交州大帝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張溫字惠恕父允名顯州郡少修節操容貌竒偉大帝

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帝改容加禮尋遷太子太傅

陳表字文奧孫登為太子表及諸葛恪張休顧譚等以選入傳講詩書出從騎射太傅張溫言於大帝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

華融字德蕤祖父避亂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推擢融為太子庶子

晉鄭袤滎陽開封人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文學

郭奕性剛正武帝踐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

何邵為中書監惠帝永熙元年以初建東宫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師傅以邵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為太子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

劉寔為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及建東宫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宫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於是使太保衛瓘息

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

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常與太子游處

以相輔導焉

高光為散騎常侍從惠帝還雒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

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

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

坦為世子文學東宫建補太子舍人

丁潭為尚書祠部郎元帝建武初琅邪王裒始受封帝

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寔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
顧榮字彦先吳人也時入雒者惟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已以南州望士補吳王郎中令
王衍舉遼東太守不就以名聞超爲太子舍人
賀循字彦先元帝時爲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拜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貞實居身以沖約爲本立德

以仁讓為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周顗太興初明帝為太子顗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少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内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

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游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

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以孝行稱康帝聞其名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顔含為東陽太守東宫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傅暢右僕射祗之子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宫為秘書丞

孔安國爲領軍將軍安帝詔曰安國貞愼清正外内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宋裴松之爲高祖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敇曰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王惠字令明爲世子征虜長史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

王僧達太保弘之少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

謝述從兄曜為義康王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謝超宗解褐奉朝請孝武帝寵子子鸞為新安王超宗以選補國常侍

齊王僧虔弱冠寛厚宋孝武時自太子中庶子出為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藩皆帝愛子也

王琨為歷陽内史初仕宋孝武以琨忠實徙為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為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

謝顥武帝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

何昌㝢永明初為竟陵王子良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
王景文明帝時為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景文固辭太傅帝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来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
張緒字思曼清簡寡欲明帝時為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轉中庶子

梁沈約初仕齊為步兵校尉惠文太子入居東宮約管書記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常早入遷太子家令

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授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官職優詔不許

王規天監中為中書黄門侍郎敇與陳郡殷均瑯邪王
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宫俱為昭明太子所禮
到洽天監中為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宫管
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
陸襄大通中為太子中庶子會昭明太子薨妃蔡氏
别居金華宫以襄為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宫家
令知金華宫事
劉杳為東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新宫建舊人例無

停者敕特留杳焉

庚於陵為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以為美

徐摛為左衛司馬會晉安王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

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普通四年晉安王為西平將軍寧蠻校尉摛為王諮議

徐陵摛之子也叅晉安王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

孔休源為宣惠晉安王尉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緫上流衝要義高分陜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

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宗史字明敭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史

既以筆札被知貞正見許故任馬俄而文惠太子薨王

為皇太孫史仍舊管書記

庾肩吾為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

東海徐摛吳郡陸罩彭城劉遵劉孝儀弟孝威同被賞

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

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王褒為秘書丞時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學士

陳蔡景歷為髙祖記室時衡陽獻王昌為吳興郡昌年尚少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髙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

王瑒為中庶子父冲嘗為瑒辭中庶子文帝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㣲有瑒風法耳

虞寄自閩還朝文帝謂劉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

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助也

陸繕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

顧野王宣帝太建中為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遷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陸瓊為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宣帝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

後魏車路頭代人也道武時以忠厚選給東宮為明元

帳下師

谷渾明元時為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選給事東宮

盧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為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太武親愛

李靈字虎符太武時為淮陽太守以學優溫謹選授文成經

李敷字景文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事東宮

盧誕本名恭祖為給事黃門侍郎太武詔曰經師易求

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

陸馛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為太保

鄭羲孝文延興初為散騎常侍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

置王官義為其傅
祖瑩太和中為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叅軍孝文顧謂
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
倫匹也勅令掌勰書記
高諒字脩賢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名孝文妙簡僚
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
游肇孝文時為太子中庶子以謹素敦重文雅見任
李冲為侍中吏部尚書時咸陽王禧自冀州刺史朝京

師孝文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欲為置之以嘉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

楊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宣武時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太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

崔光宣武延昌初為中書監帝幸東宮召光與黄門甄

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傳之意令孝明拜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惟西面拜謝而出

裴伯茂西魏出帝永興中以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

北齊李鉉為太子博士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李渾文宣太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為少師楊愔為少傅皆以為榮

封孝琰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

王睎孝昭皇建初為丞相從事中郎時百官請建東宫勑未許每令睎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子太傅睎以局司奉重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睎淹雅有器度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睎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睎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可移吾弟不負義方即禄位常亞舍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詿

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
崔瞻為征虜將軍孝昭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救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
馮子琮為東宮管記又奉别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
孫靈暉後主時為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

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獗靈暉惟默默憂頳不能諫正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為榮

後周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西魏大統十年

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

隋蘇亮初仕西魏文帝為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武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黄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

尉遲運初仕周明帝為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輔弼之

於是以運為右宮伯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

李徹字廣達初仕周武帝為左武衛將軍後入隋及煬帝為晉王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帝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

顏之儀初仕後周明帝為麟趾殿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太子侍讀

明克讓高祖受禪拜太子舍人率更令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于博學洽聞皆出其下

褚亮初仕陳為尚書殿中侍郎開皇中陳亡入京文帝詔亮侍游東宮為太子學士

蘇孝慈開皇中為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帝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于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

張虔威字元敬開皇初煬帝為晉王出鎮幷州盛選僚

佐以虔威為刑獄叅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晉邸稱為二張焉

徐孝克陵之弟也煬帝為皇太子文帝以孝克為國子博士侍東宮講禮傳

宇文述開皇中為右衛大將軍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文帝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柳謇之大業初為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

望以齊王當立帝亦重王府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于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暕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宣勑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惟國及身敗無日矣

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徵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輔相齊副朕所望也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李綱初為太子詹事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頻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何乃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為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

諫便止所活極多為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
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
為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既無補
益所以請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
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杜淹武德末隱太子誅後擢為御史大夫判太子詹事
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至貞觀初為散騎常侍
行太子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

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王珪爲禮部尚書魏王泰師太宗嘗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于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

如事我也可以無過秦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孔頴達為給事中以正直稱庶人承乾之在東宮也妙選朝望為官屬以頴達為太子中允累遷常侍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
于志寧為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小卿當輔之正道無使邪

僻闕其心勉之無忘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

房玄齡為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叶力卿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為

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旰食思治虛已欽賢方資啟沃共康兆庶豈得申其雅尚用虧彞典便可斷表即令攝職

魏徵為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中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後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即其義

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

馬周貞觀中為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藩

盛隆府望周以本官檢校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

侍郎兼太子左庶子

長孫無忌為司徒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太宗以無忌為

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傅保制曰明兩之重實固宗

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吕望名奭騰芳于有周叔

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

秀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鐘鼎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宣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事知無不為必能厲茲六行審喻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

為太子賓客

李勣為兵部尚書高宗踐儲宮以勣為太子詹事兼右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

來濟為考功員外郎時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之仍崇文館直學士

敬播為著作佐郎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為清望

韓瑗高宗顯慶初為侍中時代王弘為皇太子瑗與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為皇太子賔客又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為太子太傅

劉仁軌上元中為左僕射雍王為皇太子仁軌與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郝處俊並為皇太子賔客

王方慶為麟臺監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則天聖歷二年正授左庶子俸料同職事三品兼

侍皇太子讀書
崔融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
劉禕之為中書侍郎轉相王府司馬高宗謂曰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元讓高宗末為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居東宮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

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源乾曜司刑太常伯直心之子開元初邠王守禮府僚吏有犯法者玄宗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玄宗甚悅之乃拜少府監兼邠王府長史

潘好禮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六年二月詔曰分命諸王典於大郡諒存公道以鎮淳風邠王稟性頗寛馭下

不肅且復簡貴未詳倫理故選剛直任之端寮王家奴客等有違法綱者長史潘好禮隨事檢校科決若王有何恠僻好禮具狀聞徹王歴號隴襄滑晉等州刺史時皆擇首僚以持綱紀好禮與源乾曜袁嘉祚皆為邠府長史兼州佐

郗常通為國子博士開元六年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内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玄宗覽之曰吾知無量意矣

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
髫丱須聞詩禮宜于儒官中選德行耆宿三五人入閣
教授俄以常通國子博士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為
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
賀知章開元中為散騎常侍時肅宗為陜王天性屬辭
典麗玄宗甚愛之詔知章與潘肅呂向皇甫彬邢璹等
侍讀韓擇木侍書
孔述睿德宗建中初為諫議大夫會有詔東宮官宜擇

端厚之士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胄之禮乃以述膺為

太子侍讀

徐岱貞元初以前京兆府功曹為膳部員外郎睦王已

下侍讀歲中遷水部郎中皇太子侍讀兼舒王已下侍

讀

馮伉貞元中為醴泉令韋渠牟薦給事中充皇太子諸

王侍讀崔芊自茅山徵為右賛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

名也

歸登貞元末為兵部員外郎皇太子侍讀順宗即位遷給事中元和四年憲宗册皇太子與呂元膺俱為皇太子侍讀詔曰輔翼元良教諭成德使目睹正事耳聞正言形于施為漸于心術非齊莊忠慤之士不在茲選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並踐履端方行義修潔通於經訓而得其要達於教化而蹈其中侍講承華師範磐石訪乃公議副予精求並可充皇太子諸王侍讀

李逢吉為給事中元和七年與司勲員外郎李巨並為

太子諸王侍讀

韋綬為屯田郎中元和九年八月以為職方郎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

薛放為兵部郎中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旋充皇太子侍讀

呂元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大舉其職及出為同州刺史乃入謝帝訪以時政元膺抗辭直對無所阿諛帝察其忠藎命復守舊官加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

丁公著為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元和十一年九月改為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侍讀

庾敬休為戶部侍郎文宗太和六年以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又以太常少卿鄭肅守本官兼魯王府長史以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魯王府司馬魯王帝之元子帝以年幼思賢傅輔導之時魯王傅和元亮因侍制召問事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帝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為官屬

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有是命

崔栯為中書舍人太和九年二月以栯及考功員外郎

史館修撰蘇滌兼充皇太子侍讀

王起為兵部尚書判户部事太和九年七月以起及翰

林學士太常少卿知制誥陳夷行並充皇太子侍讀仍

每五日一入長生院對皇太子

劉仲武為國子監四門助教開成元年十二月仲武充

奉諸王講讀

橋庶為河南府緱氏縣開成二年四月以庶為諸王講讀與劉仲武更入教授

韋溫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五月以溫充皇太子侍讀

竇宗直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皇太子侍讀

周敬復為禮部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修撰開成三年五月以敬復守本官充皇太子侍讀依前史館修撰

狄兼謩武宗會昌三年二月以兼謩兼益王傅鄭簡之

焦益王府長史制曰古者聖王之教子也皆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而燿明之其淮陽好政則以玄成讓兄之節而鎮靜之前王令猷百代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奥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焦蓍慷慨立志有袁盎正席之忠以簡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不撓舉其素行擢在顯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

若性欽哉休命可不勉歟王欽若等按唐書本傳不載此事唐年補録有此詔而不載撰等本官

王曠為太子賓客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獻封事十條其三太子諸王請置師傅教導乃以曠為諸王侍讀制曰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三師訓之由古道也我思成人已來遘此多難師訓之義翦焉闕聞南面稱尊愧于寡昧由是言念諸子疚于厥心擇正人為之傳導令丞相言爾曠老於大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

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大叅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爰授正卿以加峻級且旌優異往為傅師邪蒿鮑魚勿俾登俎胄筵講肆為惜分陰使其知東平為善之規喜王褒洞簫之賦承萬代之業固磐石之基斯實頼於老成人也

後唐劉贊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時秦王為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禀畏乃奏薦贊焉授秘書

監兼秦王傅

册府元龜卷七百八